

之頃通陰氣
大原曰氣陳
錯悞不與此
實人限內奇
出限內氣代

靈樞經卷之七

錢塘張志聰隱庵集註

余國錫伯棠

同學

任充謙谷庵

合參

門人王弘義子方校正

逆順第五十五

黃帝問于伯高曰。余聞氣有逆順。脈有盛衰。刺有大約。可得聞乎。伯高曰。氣之逆順者。所以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也。脈之盛衰者。所以候血氣之虛實有餘



之頃通陰經
大原曰盛陳
錯悞不誤也
實人限內奇
出限內盛也

靈樞經卷之七

錢塘張志聰隱庵集註

余國錫伯榮

同學

任充謙谷庵

合參

門人王弘義子方校正

逆順第五十五

黃帝問于伯高曰。余聞氣有逆順。脈有盛衰。刺有大約。可得聞乎。伯高曰。氣之逆順者。所以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也。脈之盛衰者。所以候血氣之虛實有餘



不足也。刺之大約者。必明知病之可刺。與其未可刺。與其已不可刺也。

黃余伯榮曰。此論病氣亦隨血氣出入于皮膚經脈

之外內而刺之有法也。氣有逆順者。謂經脈外內

之氣。交相逆順而行。所以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

之升降出入。脈有盛衰者。謂經脈外內之血氣。有

出有入。是以有虛有實。有有餘有不足也。刺之大

約者。必明知病之方來之可刺也。與其方盛之未

可刺也。與其已過之不可刺也。

出則內虛外
實入則內有
餘外不足也
大氣已過刺
之則真氣脫

黃帝曰。候之奈何。伯高曰。兵法曰。無迎逢逢之氣。無
擊堂堂之陣。刺法曰。無刺熇熇之熱。無刺漉漉之汗。
無刺渾渾之脈。無刺病與脈相逆者。黃帝曰。候其可
刺奈何。伯高曰。上工刺其未生者也。其次刺其未盛
者也。其次刺其已衰者也。下工刺其方襲者也。與其
形之盛者也。與其病之與脈相逆者也。故曰方其盛
也。勿敢毀傷。刺其已衰。事必大昌。故曰上工治未病。
不治已病。此之謂也。逢叶彭

此言刺法有如兵法。當避其來銳。擊其情歸。按史

記軒轅之時。神農時世衰。諸侯相侵伐。及蚩尤作亂。軒轅乃習用干戈。以征不享。故卽以用兵之法。而爲刺之。大約夫戰。勇氣也。一鼓作氣。再而衰。三而竭。是以無迎逢逢之氣。而擊堂堂之陣。俟其氣衰。輒亂。然後擊之。無有不克者矣。熇熇之熱。熱盛于皮膚也。漉漉之汗。邪盛在肌腠也。渾渾之脈。邪入于經脈也。病與脈相逆者。眞邪相攻也。離合眞邪。論曰。夫邪去絡入于經也。舍于血脈之中。其寒溫未相得。如涌波之起也。時來時去。方其來也。必

按而止之。無逢其衝而寫之。知機之道。不可掛以
髮。蓋邪之方盛。不可迎。邪之以往。不可追。俟其來
去之時。如發機之速。不可差之毫髮者也。刺其未
生者。未生于脈中也。未盛者。邪來之未盛。已衰者
邪去之已衰。故曰方其盛也。勿敢毀傷。謂邪氣方
盛。則真氣大虛。故勿敢寫邪。以傷正氣。刺其已衰
事必大昌。上工治未病者。未病于脈中也。蓋傳溜
于血脈。則有入府干藏之患矣。○余伯榮曰。按此
篇篇名逆順。而伯高曰。氣之逆順。所以應天地陰

陽四時五行也。是雖論刺之大約。而重在氣之逆順。夫天道右遷。地道左轉。四時之氣。寒往則暑來。暑往則寒來。升降出入于天地之外內者也。五藏者。生長化收藏之氣。此皆陰陽相貫。環轉無端。夫人皮以應天。肌肉應地。血脈應地之經水。氣之逆順。謂氣之環轉于經脈皮膚之外內。交相逆順而行。以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之氣。是以下工刺其方襲者。謂病之方襲于脈中也。與其形之盛者。謂病之盛于皮腠。而爲熇熇之熱。漉漉之汗也。與其

婦入于脈則
相逆眞邪已

合則涌波不
起順脈而行

病之與脈相逆者謂病邪始入于脈也。蓋脈氣之
出于皮膚從經而脈。脈而絡絡而孫。孫絡絕而后
出于氣街。邪之入于經脈。去皮膚而入于絡。去絡
而入于經。是以病與脈之相逆也。夫邪去絡入于
經也。如涌波之起。時來時去。無有常在其病氣已
衰。則順脈而行矣。故曰刺其已衰。事必大昌。此篇
重在知人氣之逆順。應天地四時五行。則知邪病
之盛虛出入矣。

靈樞
卷一
黃帝曰。願聞穀氣有五味。其入五藏分別奈何。伯高
曰。胃者。五藏六府之海也。水穀皆入于胃。五藏六府
皆稟氣于胃。五味各走其所喜。穀味酸。先走肝。穀味
苦。先走心。穀味甘。先走脾。穀味辛。先走肺。穀味鹹。先
走腎。穀氣津液已行。榮衛大通。乃化糟粕。以次傳下。
任谷庵曰。此章論五藏六府。津液榮衛。皆秉氣于
胃府。水穀之所生。養。夫穀入于口。其味有五。各歸
所喜。津液各走其道。穀氣津液已行。榮衛大通。所
化之糟粕。乃傳于小腸大腸。循下焦而滲入膀胱。

也

黃帝曰。榮衛之行奈何。伯高曰。穀始入于胃。其精微者。先出于胃之兩焦。以溉五藏。別出兩行榮衛之道。

其大氣之搏而不行者。積于胸中。命曰氣海。出于肺。

循喉咽。故呼則出。吸則入。天地之精氣。其大數常出

三入一。故穀不入半日則氣衰。一日則氣少矣。

搏音團

任氏曰。此言入胃水穀所生之精氣。先出于胃之

兩焦。以溉五藏。兩焦。上焦中焦也。上焦出胃上口。

中焦亦並胃中。故曰胃之兩焦。穀入于胃。以傳于

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氣。別出兩行榮衛之道。其清者爲榮。濁者爲衛。榮行脈中。衛行脈外。大氣宗氣也。胸中膻中也。其宗氣之搏而不行者。積于胸中。命曰氣海。上出于肺。循喉咽以司呼吸。呼則氣出。吸則氣入也。天食人以五氣。地食人以五味。穀入于胃。化其精微。有五氣五味。故爲天地之精氣。五穀入于胃也。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爲三隧。故其大數常出三入一。蓋所入者穀。而所出者乃化糟粕。以次傳下。其津液溉五藏而生榮衛。其宗氣積于

色合于氣氣
合于味

胸中以司呼吸其所出有三者之隧道故穀不入
半日則氣衰一日則氣少矣○余伯榮曰按本篇
言大氣之搏而不行者積于胸中命曰氣海出于
肺循喉咽故呼則出吸則入此宗氣之行于脈外
黃也蓋肺主皮毛人一呼則氣出而入萬四千毛竅
皆闔一吸則氣入而入萬四千毛竅皆開此應呼
吸而司開闔者也邪客篇云宗氣積于胸中出于
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此宗氣之行于脈中也
一呼一吸脈行六寸晝夜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



八百十丈爲一周。此應呼吸而脈行循度環轉者也。故曰宗氣流于海。其下者注于氣街。其上者走于息道。蓋行于脈外者。直下注于氣街。而充遍于皮毛也。

黃帝曰。穀之五味。可得聞乎。伯高曰。請盡言之。五穀。杭米甘。麻酸。大豆鹹。麥苦。黃黍辛。五果。棗甘。李酸。栗鹹。杏苦。桃辛。五畜。牛甘。犬酸。猪鹹。羊苦。雞辛。五菜。葵甘。韭酸。藿鹹。薤苦。蔥辛。五色。黃色宜甘。青色宜酸。黑色宜鹹。赤色宜苦。白色宜辛。凡此五者。各有所宜。所

色合于氣氣
合于味

謂五色者。脾病者。宜食粳米飯。牛肉。棗葵。心病者。宜食麥。羊肉。杏薤。腎病者。宜食大豆黃卷。豬肉。栗藿。肝病者。宜食麻。犬肉。李韭。肺病者。宜食黃黍。雞肉。桃葱。杭粳同。

余伯榮曰。五穀爲養。五果爲助。五畜爲益。五采爲充。氣味合而服之。以補精益氣。是以五色合五味。而各有所宜也。五藏內合五行。外合五色。五味入胃。各歸所喜。津液各走其道。以養五藏。故五藏病者。隨五味所宜也。

五禁。肝病禁辛。心病禁鹹。脾病禁酸。腎病禁甘。肺病禁苦。

余氏曰。五味五氣。有生有剋。有補有寫。故五藏有

病。禁服勝剋之味。

肝色青。宜食甘。秬米飯。牛肉棗。葵皆甘。心色赤。宜食酸。犬肉麻李韭皆酸。脾色黃。宜食鹹。大豆豕肉栗藿皆鹹。肺色白。宜食苦。麥羊肉杏薤皆苦。腎色黑。宜食辛。黃黍雞肉桃葱皆辛。

藏氣法時論曰。肝苦急急。食甘以緩之。心苦緩急。

苦乃火之味
故主燥熱

食酸以收之。脾苦溼。急食苦以燥之。肺苦氣上逆。急食苦以泄之。腎苦燥。急食辛以潤之。夫色者氣之華也。緩急燥溼。藏氣之不和也。五藏有五氣之苦。故宜五味以調之。用陰而和陽也。愚按脾苦溼。急食苦以燥之。而又曰脾色黃。宜食鹹。大豆豕肉。栗藿皆鹹。蓋脾爲陰中之至陰。而主溼土之氣。乃喜燥而惡寒溼者也。故宜食苦以燥之。然灌漑于四藏。土氣潤溼而后乃流行。故又宜食鹹以潤之。是以玉機眞藏論曰。脾者土也。孤藏以灌四旁者。

也其來如水之流者此謂太過病在外故宜急食
苦以燥之如鳥之喙者此謂不及病在中謂如黔
喙之屬艮止而不行是以食鹹以滋其潤溼而灌
漑也蓋脾爲土藏位居中央不得中和之氣則有
太過不及之分是以食味之有兩宜也大豆粳米
水脹第五十七
黃帝問于岐伯曰水與膚脹鼓脹腸覃石瘕石水何
以別之覃音盡

余伯榮曰此章論寒水之邪而爲水與膚脹鼓脹